



归耕垂钓空元结

◎陶晓跃

少年时的元结贪玩,不喜读书,直到17岁时才开始用功。天宝十二年,34岁的元结历经17年寒窗风风雨雨,终于金榜题名,可偏偏又赶上安史之乱,元结只得像避瘟疫似的从一个地方窜到另一个地方。

元结自称“浪士”,又号“漫郎”,他的《石鱼湖上醉歌》就显见他的这一情性。

“石鱼湖,似洞庭,夏水欲满君山青。山为樽,水为沼,酒徒历历坐洲岛。长风连日作大浪,不能废人运酒舫。我持长瓢坐巴丘,酌饮四座以散愁。”诗人携友同游浩渺似洞庭的石鱼湖,以青山为酒杯、以湖水为酒池,豪饮狂歌。即使连日大浪狂风,也不能阻止运送美酒的画舫。诗人飘飘欲仙,一边点数着一个个的酒徒,一边手持长瓢向水中取酒,借以同饮共销万古之愁。

诗极具浪漫情调,可诗人所置身的现实却没有什么浪漫可言。战乱带来的这一切令人触目惊心。元结的乐府诗《贫妇词》,表现的就是“贫妇”在兵燹、战乱中倍受官府压榨的痛苦:“空念庭前地,化为人吏蹊”“所怜抱中儿,不如山下鹿”。

元结骨子里渗透的是“济世救民”思想,因此当他41岁时,受国子司业苏源明的推荐,担任山南西道节度参谋后,便招兵买马抗击史思明叛军。因在平乱中屡建战功,肃宗特别加拜元结为从五品上阶的著作郎。

一段时间,元结辞官闲居,樊口宁静闲适的田园生活,让他萌发过归耕垂钓之心。

“漫家郎亭下,复在樊水边。去郭五六里,扁舟到门前。山竹绕茅舍,庭中有寒泉。西边双石峰,引望堪忘年。四邻皆渔父,近诸多闲田。且欲学耕钓,于斯求老焉。”这首诗题为《樊上漫作》,诗人以浓墨铺写居住环境的优雅和谐,渲染一派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风光,最后直抒胸臆:真希望向农夫学耕、向渔人学钓,在这里一直到老。

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里说:“次山诗自写胸次,不欲规模古人,而奇响逸趣,在唐人中另辟门径。”刘熙载也认为“次山诗令人想见立意较然,不欺其志。”

大历二年(767),元结49岁时,朝廷再次召他为正四品下阶的道州刺史。元结目睹战乱之后道州百姓伤亡疲敝的实情,写下了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诗作《春陵行》和《贼退示官吏》。诗中不仅谴责了强迫地方官横征暴敛的朝廷使臣比盗贼还不如的行径,而且还表达了自己宁肯违诏待罪,也不愿逼迫百姓鬻儿卖女的决心。实在难得。

“湘江二月春水平,满月和风夜下行。唱烧欲过平阳戍,守吏相呼问姓名。”这是《欸乃曲五首》中的第二首,诗极具民谣色彩。充满着诗情的春江月夜的行船,最终遭遇的却是突如其来喝问。这喝问,一下子打破了境界的和谐,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特征。诗人用笔可谓大胆,然而也正是这样的大胆,丰富了诗的内涵。

元结为官,颇有口碑。大历四年(769),元结官至三品大员,可惜没过多久,54岁的元结却因病逝世,他那曾有过的急流勇退、去官归隐的心思也就随之灰飞烟灭。

绿茶画名家书房·陈子善

1948年生,现代文学学者,藏书家。



梅川书舍 梅川书舍闻名于读书圈,藏书本堆积如山的场院更是佳人,而陈老师的“迷宫”却正好适合他与爱猫良多先生的迷藏。



《希特勒的末日》

[英]H.R.罗珀著 石雨晴译
郑州大学出版社

二战后,作者受英国情报部门的委托,赶赴柏林调查希特勒死亡的真相。1947年3月出版本书,详细记录了希特勒生命中的最后10天及其自杀身亡的历史。

《国文的创生》

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
陆胤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国文一科既是近代知识秩序、知识载体、知识传播方式变动的产物,又涵纳了传统蒙学和古文词章之学的诸多经验。本书聚焦于“国文”的创生时刻,旨在从教育实践角度切入“文学”古今之变,进而试探近代知识形成的普遍机制。

《唐诗寒武纪:六神磊磊唐诗三部曲1》

王晓磊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者打通时光隧道,走进大唐的诗歌江湖,围绕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讲述了在诗歌高峰出现之前,诗坛怎样冲出沉闷乏味,就像生命在寒武纪爆发一样,气象焕然一新。

《制造弗兰肯斯坦:玛丽·雪莱背后的科学》

[英]凯瑟琳·哈卡普著 辛冉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将科普和文学巧妙融合,从科学史的角度详细讲述了制造怪物的过程所涉及的近代生物学、化学、医学等自然科学成果。本书还讲述了弗兰肯斯坦的创造者玛丽·雪莱的人生遭际与创作传奇。

两条相似的路

◎开有宜

哈耶克理论中有段关于“乡间小路”,他说一开始田野上并没有路,每个通过这里的人都会走一条自己认为最好的线路。一条线路只要有人走过,别人就更有可能沿用这条线路,当然后来的人也可能选择自己喜欢的新线路。过路的人多了,田野上就会浮现出一条反复被人采用的路线,这条路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最后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乡间小路。

鲁迅《故乡》中分明有这句: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疑惑,究竟谁是原版?一般说来,五四前后中国如久旱大地,饥渴汲取西方思想,属拿来主义。但追究年份,《故乡》发表于1921年,哈耶克出生于1899年,此时刚拿到博士学位,还未露头角。哈耶克引用鲁迅的假设也不成立。鲁迅的影响力主要在华语文学圈,哈耶克应该没有读过他的作品。那么,是否如人类古文明,虽地理隔绝,

陶亢德身后的那幅字儿

◎闫笑

《陶庵回想录》,陶亢德著,中华书局2022年版。“这本书是现代作家、编辑家陶亢德的回忆录,撰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没有公开发表”,而今得以出版,意义重大。书前还有多幅陶亢德的照片,非常可贵。

照片中有一帧泛黄了的“初出茅庐的青年陶亢德”,前倾坐于半墙古旧书前,通身素净的裤褂儿,一架圆框眼镜,神色怡然,风貌流畅,又稍微地带着一丁点儿的矜谨与青涩,让人觉得可爱。而其身后还挂了一幅字儿,隐约地看得出一个大字,还有一行小字,大字当系“作”的大部分,小字则是“孤及李贺句孝”,但其笔法与意趣看上去颇为熟悉,应该出自“海藏老人”郑孝胥手,至于所写内容,当为方于彬所集唐诗联。

郑孝胥是近代闻名之人,“于书法之造诣,极为深邃高远”,当时已然“卓然成一代宗匠”(张谦《郑海藏先生书法抉微》),不待言矣。而方于彬,字叔云,号觚斋,四川简阳人,曾任川北盐运副使。所著之书除了《觚斋诗存》《觚斋集联》已刊行外,余皆为家藏本。《觚斋集联》分别集自《焦氏易林》《文选》《文心雕龙》以及文史俪语、古近体诗等十大类,胡君复编《古今联语汇选》分类逐录颇多,集古近体诗中,其一即为“说剑尝宗漆园吏,买丝绣作平原君”。上句出自独孤及《得柳员外书封寄近诗书中兼报新主行营兵马因代书戏答》,下句出自李贺《浩歌》,一经摘采出来,缀合一处,语极爽快,难怪郑孝胥于此联颇有独癖,写过多次,在各大拍卖行已发现五六幅,有的单款,有的双款,单款均作“方于彬集独孤及、李贺句,孝胥”。

陶亢德身后的“半对儿”联语的款文应该也是这么几个字,而其笔势稍异,与拍卖件无一重复。



却各自在其大陆板块,以同样轨迹发展出相似文明?

在互联网中搜寻时,发现疑惑者非我一人。小红书中有篇题为“鲁迅vs哈耶克”,也将鲁迅与哈耶克理论列出,将他们的年月进行比对,最后作者感慨:“原来人类的思想毕竟还是相通的。”

或许思想原本就是天地所育,只在某一时、某种因缘下为人拾得。鲁迅与哈耶克,我与那位网友皆获了相似的机缘。